

日本詩經學文獻考釋

王曉平 著

中華書局

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專刊

本書出版得到南京大學“985 工程”三期
項目資助

總 序

張伯偉

十六世紀以來，在一些西方的文獻中，往往提到中國人有這樣的自負：他們認為惟獨自己纔有兩隻眼睛，歐洲人則只有一隻眼睛。這些記載出自英國人和葡萄牙人，而法國的伏爾泰也曾謙遜地認同這種說法：“他們有兩隻眼，而我們只有一隻眼。”用兩隻眼睛觀察事物，是既要看到自己，也要看到他人。是的，作為中國文化基本價值的“仁”，本來就是著眼於自我和他者，本來就是在“二人”間展開的。不過，當大漢帝國雄峙於東方的時候，儒家“推己及人”的政治理想，即所謂的“仁政”，實際上所成就的卻不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圖像。政治上的冊封，貿易上的朝貢，軍事上的羽翼以及文化上的四敷，透過這樣的過濾網，兩隻眼所看到的除了自己，也不過是自己在他人身上的投影。這與用一隻眼睛去理解事物，除了自己以外看不到他人的存在，又有甚麼本質的區別呢？

從十三世紀開始，陸續有歐洲人來到東方，來到中國，並且紀錄下他們的觀察和印象。於是在歐洲人的心目中，逐漸有了一個不同於自身的他者，也逐漸獲得了第二隻眼睛，用以觀察周邊和遠方。不僅如此，他們還讓中國人擦亮了第二隻眼睛，逐步看到了世界，也漸漸認識了自己。不過，這是在中國人經歷了近代歷史血和淚的淘洗，付出了沉重代價以後的事情。

同樣是承認中國人有兩隻眼，但在德國人萊布尼茨看來，他們還缺少歐洲人的“一隻眼”，即用以認識非物質存在並建立精密科學的“隻眼”。推而廣之，在美國人、俄羅斯人、阿拉伯人及周邊各地區人的觀察中，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中國，也必然是色彩各異、修短不齊的形象。我們是還缺少“一隻眼”，這就是以異域人觀察中國之眼反觀自身的“第三隻眼”。正如一些國外的中國學家，曾把他們觀察中國的目光稱作“異域之眼”，而“異域之眼”常常也就是“獨具隻眼”。

然而就“異域之眼”對中國的觀察而言，其時間最久、方面最廣、透視最細、價值最高的，當首推我們的近鄰，也就是在中國周邊所形成的漢文化圈地區。其觀察紀錄，除了專門以“朝天”、“燕行”、“北行”及“入唐”、“入宋”、“入明”的紀、錄為題者外，現存於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的漢籍，展現的便是“異域之眼”中的中華世界。這批域外漢籍對中國文化的每一步發展都作出了呼應，對中國古籍所提出的問題，或照著講，或接著講，或對著講。從公元八世紀以降，構成了一幅不間斷而又多變幻的歷史圖景，涉及到制度、法律、經濟、思想、宗教、歷史、教育、文學、藝術、醫藥、民間信仰和習俗等各個方面，系統而且深入。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域外漢籍不僅推開了中國學術的新視野，而且代表了中國學術的“新材料”，從一個方面使中國學術在觀念上和資源上都面臨古典學的重建問題。重建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更

好地認識中國文化,更好地解釋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最終更好地推動中國對人類的貢獻。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新貌之獲得,有賴於當時的新材料和觀念,用陳寅恪先生的著名概括,即“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域外漢籍可大致歸入“異族之故書”的範圍,但其在今日的價值和意義,已不止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也不限於“吾國之舊籍”的補充增益。它是漢文化之林的獨作品種,是作為中國文化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所以,域外漢籍既是古典學重建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其本身也應成為古典學研究的對象。正是本著這一構想,我們編纂了“域外漢籍研究叢書”。其宗旨一如《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向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總之,我們期待著從“新材料”出發,在不同方面和層面上對漢文化整體的意義作出“新發明”。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宋儒曾把這兩句詩看作“浩然之氣”的形容;“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唐代鑒真和尚曾因這四句偈而東渡弘法。我願引以為域外漢籍研究前景和意義的寫照:它是四方仁者的“同天”,是穿越了種種分際的交匯,是智慧的“結緣”和“對語”,因此,它也必然是“生香不斷”的光明事業。

是為序。

前 言

日本詩經學文獻研究是日本詩經學的重要內容，其中既有傳入日本的中國善本，也有日本歷代版本，即所謂和刻本；既有寫本，也有印本；既有中國學者的著述，也有日本學者的撰述。這些多樣的文本，既與中國典籍整理與比較文學研究相關，也是日本書志學、歷史語言學研究的重要資料。

日本史書記載，在四世紀的應神天皇時代百濟人就將《論語》、《千字文》傳了過去，根據近代出土文物考察，中國文化典籍的東傳很可能比這更早。根據《宋書·蠻夷傳》記載，從高祖永初元年（420）至順帝升明二年（478）的59年間，兩國9次交通，其中載錄的升明二年倭王武即雄略天皇致順帝的表文中，多四字句，多處出現全句或部分出自《毛詩》的語句，如“不遑寧處”、“累葉朝宗”、“偃息未捷”等。

六世紀繼體天皇時代（507—531），就有“五經博士”，也就是一人教授五經的學官就進入了朝中。六至七世紀進入飛鳥時代（573—710），讖緯說傳入，形成了所謂陰陽道。當時的知識份子對三國六朝的學問思想，已經相當了解，那些讀過經書，接觸過經學的知識份子就成為大化改新的主力。推古天皇十二年（604）頒佈的聖德太子十七條憲法中，有模仿《毛詩》句式或語句的，如第十六條中的“其不農何食，不桑何服”等。《毛詩》是延曆十六年（797）年《太政官宣》規定的將要進入大學寮“明經道”學習的人首先要讀誦的書。奈良正倉院文書中《讀誦考試曆名》中載有一位名叫丹比真人氣都的人讀誦了《毛詩》、《論語》、《孝經》。丹比真人氣都很可能是

一位下級官員或地方望族出身的女性。當時《毛詩》在貴族學人中流傳的情況可見一斑。

神田喜一郎在《飛鳥奈良朝時代的中國學》一文中曾經指出，奈良朝時代書寫的《毛詩正義》斷簡至今尚存。元明天皇和銅五年（712）太安萬侶撰錄《古事記》上奏的表文中，從文章結構來看，顯然模仿了《五經正義》完成時長孫無忌上奏的表文，可見當時《五經正義》已經傳到日本。從當時的情況看，說日本的經學承襲了中國南朝的傳統，恐怕是不會錯的^①。

日本向中國派遣使節的隋唐時期，正是寫本風行的時期，他們所接觸的正是以手抄本為主的典籍文化。

誠如島田翰在《舊鈔本考·小引》中所指出的那樣：“蓋王朝之盛，遠通使隋唐，博徵遺經，廣採普搜，舶載以歸，守而不失，真本永傳。是以夏殷三代之鼎鍾，六朝隋唐之遺卷，往往而有存者。”其幸存於今的那些隋唐鈔本，不過是那個時代日本使節和留學者活躍的獵書活動的些微歷史遺物。中國那些鈔本，不少出自書法高手。陳繼儒在《太平清話》中談到那些古寫本時說：“鈔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斷珪殘璧。”這種說法，大體也適合於日本保存至今的《詩經》寫本。日本奈良平安時代流傳下來的寫本，不少也堪稱書法精品。

那些保存於今的《詩經》唐鈔本和日人寫本，正是其中特別值得珍視的一部分。關於《詩經》鈔本的研究，也需要和其他今存鈔本放在一起來考察，才能更好地說明日人接受《詩經》的文化語境。

從平安時代以來，訓讀的方法逐漸確立，而且各道博士皆形成了由一定家族世代相傳研學一門的傳統，連經書的訓讀方式也成為

① [日]神田喜一郎著：《神田喜一郎全集》第8卷，同朋舍出版，1987年版，第13—14頁。

各家秘傳。模仿唐制的學制在混沌的社會變動中不能不不斷作調整,但遵從唐代學術的風氣却改變很慢。正如日本學者阿部隆一指出的,儘管宋學的影響自鎌倉以來漸次浸潤,但那只是部分的轉變,與中世紀漢學不振相應,主流依然是唐的學風,宋後新學風靡,學風一變則是江戶時代以後之事。王朝時代以來朝廷博士家,世代把傳授敷衍中國標準正統的注釋,把純粹傳承唐時傳來的本子視為家學的重要任務,直到十七世紀的慶長年間(1596—1615),一直在使用他們相延已久的家本。《詩經》的傳承也概莫能外。

和日本這種世襲為學、關門授經、一根獨傳的學風不同,中國自唐至清,學風幾變,每一變則多將舊風之書遺棄不顧,雖經朝廷整理搶救,散佚失傳之書仍不可勝計。海外特別是日本傳存的《詩經》寫本、以及與這些寫本關係密切的印本,便成為窺察中國古代詩經學的一面鏡子。

《詩經》在日本的聲譽,是在尊經的前提下確立的,讀經就要讀《詩》。上自天皇貴族、五經博士,下至藩士儒生、俳人歌人,接受的方式也呈現出多樣性。

日本重視舊鈔本的傳統與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獨特方式有關,但同時也有日本文學發展的限制在起作用。用“假名”寫作的作品得到蓬勃發展,但這樣也成為推遲引入中國印刷技術的最大原因。舊鈔本中多添入了被後人稱為“菅家點”或“江家點”的訓詁注文,而文字密集、行間印有罅綫的宋刊本則無空間寫進此類文字。閱讀者崇拜權威的心理,使他們不肯輕信新本。經學在日本的傳播方式和範圍,和中國存在極大的差異。在很長時期內日本讀經者只限于有望繼承父業躋身小小儒者隊伍的那些人,面對的是一對一或者一對幾的教學環境,有先生傳給的鈔本,就足以完成學業了。這種需要量是經書印刷姍姍來遲的重要原因。同時,這種傳授也養成了重傳承、守師說的傳統。

宋明以來，由於朝廷對經學的統一措施，那些與定本不相一致的俗本，等於先後被剝奪合法存在的權利，不再進入學子的視野；而印刷技術的普及，加速了定本和敕撰注疏獨霸經學講壇的步伐，很少留給保存俗鈔本的餘地。而在日本，那些江家和清原家世代以儒學為業的人們，仍然珍視着祖上傳來的學問，後來江戶幕府官方學術對儒學的提倡，至少使這種數百年來的榮譽感延續了下來。在人們珍藏古代《詩經》鈔本的心理深層，除了有漢字文化圈長期文化交流形成的文化認同感作為有力支撐之外，就是傳承世襲以學名世的家風學風的夙願。多種《毛詩》鈔本均為各種和紙抄寫的。印本紙質精美，自然也是長久保存完好的重要條件。

從現存寫本推測，《詩經》定本傳入日本之前，六朝至初唐的俗本已在日本有傳，亦不能排斥定本傳入後仍有帶入俗本歸來者。總之，即使在定本大行之後，日本也未將原來舊本捨棄殆盡，而仍有人以其為校勘之資。講《毛詩》的清原、大江兩家，各有自己的本子，各自珍惜。今存靜嘉堂本《毛詩鄭箋》、大念佛寺本《毛詩》等，皆多據俗本校勘的文字。孔穎達《毛詩正義》雜采衆說而定為一尊，固可一去衆說紛紜、無所是從之弊，而一尊之外，亦有多家從此不得其傳；而日本保存的古本，恰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恢復我們對唐宋時代，特別是宋代經學的記憶。

清人嚴可均於《鐵橋漫稿》卷八《書宋本後周書後》言：“書貴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閱之爽心豁目也；即使爛壞不全，魯魚彌望，亦仍絕佳處，略讀始能知之。”（《書宋本後周書後》）《詩經》之古寫本印本，唐抄宋槧，珍如拱璧，一旦散佚失墜，無以挽回，訪書藏典之事，可謂大矣！其真價，固不當以藏於海內海外相議，而海外傳者得之不易，亦常令學子“望洋興嘆”矣！

《詩經》日藏資料，既為研究日本詩經學之基礎材料，如與國內研究相輔相成，又於拓展中國古典文獻學、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和

比較文學研究有所啟發。各種寫本印本價值自然不盡相同，而其中有彌足珍貴者，可用於一考經文，二考《傳》、《箋》、《疏》佚文，三考各本虛字之增刪，四知定本前後俗本之舊貌，五考《毛詩》及三家詩散佚著述佚文，六考六朝初唐俗文異文，七明辨體式，其用不為少也。

來自中國的《詩經》古本在日本旅行，並通過日本人抄寫和印刷而增殖出新的古本，這本身便是一種國際文化現象。我們自然會產生一系列的疑問：當時的日本學人是以怎樣的心態來接受中國學者各種歧義紛呈的見解的？這種接受與日本文化思潮有何關聯？從中可以反映出中日兩國學術思潮怎樣的關聯和異同？這些問題既與日本中國學相關，也與中日兩國的文學觀念的演化相關。若將其納入比較文學的視野，則可有益於探討東亞寫本的文化蘊涵，追究詩說異同與類比當否，思考其中審美觀念與思考樣式的烙印，闡明詩學傳統對詩經說的影響，辨明詩說真偽與彼此關聯。

《詩經》在兩千餘年的流傳過程中，不僅湧現了難以數計的研究著述，而且伴隨這些著述被閱讀研究和接受，給與學子精神廣泛的影響，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文化現象，我們可以把它們用“詩經現象”這個詞來概括。日本歷史上的詩經文化，在語言、文學、藝術、思想、名跡等方面均有所體現。這是因為《詩經》遠在奈良平安時代便為明經道、文章道的必修教材，歷來為日本知識份子所重，遂引以為創造自身文化的元素，也構成漫長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獨具特色的亮點。

日本古代不少文學家，特別是詩人，都曾經是《詩經》的讀者，他們怎樣從中吸收語彙和心得手法，在拙作《日本詩經學史》中多有列舉。不論是和歌、俳句，還是連歌、川柳，都曾經有人積極提倡學習《詩經》。14世紀著名連歌論書《築波問答》中說：“連歌中經常涉及中國典籍及世俗事物，評判者如果没有廣泛涉獵就不能勝

任。最近，朗詠、樂府和連歌交叉唱和的方式頗為常見。從中國典籍擷取唱和詩句之時，要注意《毛詩》一書。因為它是中國最早的詩歌，其中有許多有趣的詩句，還有許多草木鳥獸之名可供唱和。古代和歌中也多有可用。當然，對本國典故不甚了了，而對別國的東西津津樂道，恐怕也不妥。”^①這典型地反映了日本詩人對《毛詩》汲取的態度。

然而，隨着近現代文化的發展，《詩經》的記憶却日益被沖刷遺忘，逐漸從人們的生活中消散。筆者《日本詩經學史》從語言文學中的《詩經》元素、義疏模式與學人的藝術實踐、藝術與思想中的《詩經》潛影、人名與物名中的《詩經》記憶等方面對日本的“詩經現象”予以論述。今天，我們利用日本所藏古本來對《詩經》進行新的考證和比較研究，正是延續國際《詩經》文化的嘗試。《詩經》能夠為我們思考東亞古代詩歌的共性和中國古代詩歌的特性提供哪些東西，這還有待於我們去發現和闡釋。

日本詩經學文獻包含着豐富的研究內容，和其他古代珍貴寫本和印本一樣，在日本被列入國寶和“重要文化財”名錄，受到專業保護，有些還被影印或擇機公開展出。自江戶時代以來，便有學者不斷闡述這些資料的價值，以期引起學界的關注。至今日本學者也從書志學、歷史語言學等方面積累了相當的成果。他們的貢獻在於基本查清了分散在各地的藏本的家底，在訓點研究方面成績尤著。

然而，古代寫本和印本無一例外地面臨着歲月的侵蝕，由於它們遠離時尚和現代消費，其保護和研究的困境終究難以擺脫。這些凝聚了無數中日兩國先人心血的遺產，研究者需要兩國語言文化的全面知識，才能減少分科過細造成的方法論上的損失。特別讓人感

①[日]木藤才藏、井本農一校注：《連歌論集 俳論集》，岩波書店，1963年版，第91頁。

到遺憾的是,這些資料還沒有引起《詩經》專門研究者的充分注意,至今還沒有一部比較全面地描述這些資料狀況的專著,對原件的釋錄也還存在較多的問題。

幸運的是,今天已經具備了彌補這些不足的條件。首先是學術觀念的進步,使這些具有跨文化特徵的資料的價值受到中日兩國更多學者的認可,學術交流的發展幫我們克服了狹隘的民族文化觀的偏見,切實把它們當做東亞文化的共同遺產來對待。其次,隨着經濟合作的文化交流的深化,漢字文化圈重新認識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資訊技術的改善也使得複製和傳播這些資料更爲容易,那些寶貴的資料也到了該結束“養在深閨人不識”狀態的時候了。再次,《詩經》學本身需要擴大視野,謀求突破,而兩國學會形成的交流渠道也可以促進新成果的共用和人才培養的合作。這些因素都給我以信心:一部專門研究《詩經》故紙堆的書,也可能找到它的讀者。

本書旨在科學描述日本所藏《詩經》古寫本和印本的基本情況,對保存在各種文獻中的有關資料加以梳理,利用寫本研究的寶貴積累,特別是敦煌寫本研究對中古語言文字研究的新收穫,對其中的唐鈔本和日本鈔本加以釋錄,以期客觀地確認這些資料的價值。

目次

前言	1
第一章 《詩經》日藏寫本研究	1
第一節 日本今存《詩經》古寫本	2
一、《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的《詩經》	4
二、《經籍訪古志》著錄的《詩經》鈔本	12
三、日本現存《詩經》古鈔本	18
四、中國學者的日藏《詩經》鈔本和古印本研究	28
五、《詩經》日藏寫本的特點	31
第二節 東洋文庫所藏唐鈔本《毛詩殘卷》考	34
第三節 京都市藏唐鈔本《毛詩正義秦風殘卷》	49
第四節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唐鈔本 《毛詩正義》卷十八研究	61
第五節 大念佛寺鈔本《毛詩二南殘卷》研究	72
一、大念佛寺本所屬系統	73
二、大念佛寺本俗字與敦煌俗字互通性	75
三、大念佛寺本俗字研究為敦煌俗字研究提供參照補充	81
第六節 宮內廳書陵部藏《群書治要·詩》錄考	87
一、《群書治要》的編撰與回歸	88
二、《群書治要》的寫本和印本	95

三、《群書治要》中的《詩》	99
四、《群書治要·詩》的訓點	105
五、《群書治要·詩》校注	109
第七節 《毛詩抄》的文獻價值	179
一、“家本”	183
二、唐本	186
三、舊本	189
四、舊點與師說	189
五、江家點	196
六、歧義與誤讀	199
第二章 日藏中國《詩經》著述佚文異文考	202
第一節 佛經音義寫本中的《詩經》四家異文考	203
一、佛經音義寫本中保存的文化資料	204
二、《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與中國學人	206
三、《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中的《詩經》引文	211
四、《妙法蓮華經釋文》中的《詩經》引文	213
第二節 《玄應音義》和《慧琳音義》中的《詩經》引文	214
一、《慧琳音義》中的《韓詩故》	215
二、《慧琳音義》中的《韓詩傳》	226
三、《慧琳音義》中的《毛詩》異文	229
四、《慧琳音義》引《毛詩王氏注》及《毛詩音義》	239
五、希麟《續一切經音義》	240
第三節 原本《玉篇》中的《詩經》引文考	241
一、原本《玉篇》所引《韓詩故》	244
二、《香字抄》引原本《玉篇》	251
三、原本《玉篇》中野王案的《毛詩》異文	252

第四節 日本編纂的類書和辭書引用的《詩經》文獻	260
一、《倭名類聚抄》所引《韓詩》與《毛詩》	260
二、《幼學指南抄》中所引《詩經》	264
三、《政事要略》中引用的原本《玉篇》	275
四、奈良平安時代金言集中引用的《毛詩》	277
第三章 日藏《詩經》寫本與敦煌寫本	284
第一節 敦煌《詩經》殘卷與日本古寫本互校舉隅	284
一、關於清家秘點本《毛詩鄭箋》	285
二、敦煌《詩經》寫本與日藏寫本異同	288
三、《詩經》寫本研究展望	297
第二節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詩經》寫卷補考	298
一、敦煌寫卷價值的旁證	300
二、補正阮校之未周	302
三、補今本之脫漏	304
四、糾今本之誤改	305
五、敦煌寫卷與日藏寫本之關係	307
六、今本刪去的助字	310
第四章 《毛詩正義》單疏本和靜嘉堂本《毛詩鄭箋》	314
第一節 宋槧單疏本《毛詩正義》	314
一、單疏本珍如拱璧	315
二、《毛詩正義》單疏本的發現	320
三、島田翰與劉承幹對單疏本的研究	324
四、劉氏《校勘記》指瑕	328
五、單疏本的文獻價值	330
六、單疏本仍需再校	334

第二節 足利學校藏南宋十行本《毛詩詁訓傳》	336
一、南宋刻本與十行本《毛詩注疏》	337
二、南宋十行本之東傳	340
三、校勘文字的參考價值	341
四、訛誤舉隅	345
五、南宋十行本與單疏本對校	347
六、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藏《毛詩要義》	350
第三節 靜嘉堂所藏《毛詩鄭箋》古鈔本考	352
一、清原家學的毛詩學和《毛詩》授課	354
二、久原本和靜嘉堂本	357
三、靜嘉堂本校勘體例	359
四、靜嘉堂本的聲點和訓點	362
五、靜嘉堂本屬監本系統	363
六、見於靜嘉堂本的《傳》《箋》佚文	367
七、阮本衍文	373
八、清原宣賢校勘舉隅	373
九、靜嘉堂本《毛詩鄭箋》與唐宋詩經學	376
十、靜嘉堂本與清原宣賢親筆本	378
第五章 江戸時代的《詩經》文獻考	379
第一節 現存江戸時代《詩經》文獻概述	381
一、漢唐《詩經》著述傳本	383
二、宋人《詩經》著述傳本	387
三、明人《詩經》著述傳本	391
四、清人《詩經》著述傳本	397
第二節 寬延本《毛詩鄭箋》與明本《詩經》	398
第三節 觀音寺所藏享和本	405

第四節 江戸時代諸學派的《詩經》著述	409
一、朱子學派的《詩經》著述	410
二、古學派的《詩經》著述	415
三、陽明學派的《詩經》著述	420
四、折衷學派的《詩經》著述	423
五、名物研究著述	437
六、《韓詩外傳》研究著述	443
第六章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中的《詩經》文獻	446
第一節 《考文補遺》與中日學術	446
一、山井鼎與《考文》	447
二、《考文補遺》的版本	449
三、《考文補遺》與中國學界	451
四、《考文補遺》的回流	456
五、《考文補遺》事業未盡	459
第二節 《考文補遺》與《詩經》校勘	461
一、《考文》體例和足利學校	461
二、山井鼎的《詩經》考文	464
三、《考文補遺》中的《毛詩》考辨	465
四、阮元、江瀚對《考文補遺》的研究	471
結語	475
主要參考書目	478
後記	507